

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本报记者 王 觅 徐 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扎实推进文化建设”的论述广受关注。报告指出：“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理解这些表述？一些文化艺术界人士纷纷畅所欲言。

文化的意义不可替代

赵宝刚认为，现在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于经济发展过快而文化意识缺乏造成的。社会疾病要“防”重于“治”。希望国家和人民都要树立文化先行意识，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做具体事情时都要进行文化考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翻几番，同时也应包括人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王西京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有过许多深刻教训。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文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但有关部门和地方贯彻力度不足，应当狠抓落实。田青则表示，领导文化发展首先要深刻了解文化，否则会作出一些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决策。

徐洪刚表示，文学艺术作品有着讴歌时代精神、传播优秀文化、普及专业知识、提升行业形象等功能，很多文学作品的产生有其重大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社会作用不可忽视。希望各行业充分重视文学艺术功能，培养专业作家，鼓励文学创作，提升全社会文学修养。

唐栋说，主流文艺作品在形态上应是以文学和戏剧为龙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在内涵上应是表达人民意愿、弘扬民族精神、具有先进性和正能量的作品。对文艺事业的扶持，首先应当是对作者扶持，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的创作队伍。胡宏伟建议，应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上设立基金，重点扶持一些表现伟大历史进程、记载民族历史记忆的优秀作品。

文化建设必须思路清晰

龙瑞认为，资金、机制、体制等问题是为文化服务的，但不是文化的本体，因此要加强对文化本体的关注。范迪安说，地方政府在文化发展方面往往存在误区，急功近利，把发展文化当作发展经济来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应区别对待。如何使政府和业界思考的重点形成合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王东林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化，除建设维护文化设施等硬件和提供简单文化产品外，更应着力于制定推行制度和行为规范，讲究“教化”方式。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不能将文化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应当立足于生活，远离生活的灌输方式难以培养真正的文化氛围。

陈众议表示，语言是传承文明和情感的纽带，但目前语言学研究与人文情怀渐行渐远，像“月是故乡明”这样饱含乡土情怀、家国道义的优美语言和文字越来越少，年轻一代作家的中文修养大步下滑。目前我国文学创作乱象丛生，虽然作品数量多，但有个别作家的水平退化到让人心酸的地步。此外他还注意到，目前文化建设基本停留在表层，精神诉求薄弱，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一系列应有的、起码的民族认同，包括相似的价值观、幸福观、道德观、伦理观、审美观等精神追求和情感诉求作为基础。

雷蕾对目前文化建设中的一些现象比较担忧。如文化产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特别是在媒体、动漫等高新技术方面较为落后，缺乏文化、科技兼备的人才，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目前低俗搞笑、过度包装的影视作品充斥荧屏，缺乏经典力作，作品的质量有待提高。

陈平建议，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支持力度，除政府补贴外，还需要来自社会的大量支持，应对赞助艺术机构的企业免征税费。艺术机构本身也要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充分挖掘潜力，产生效益。

言恭达也对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希望有关部门制定扶持政策，对社会力量兴办的文化项目提供保障、补助或免税奖励。还应探索服务购买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

卢禹舜说，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有一个发展次序问题，首先应很好地发展文化事业，然后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只有在公益性的基础之上才能把经营性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扩大化。

文化交流要有国家意识

何建明去年曾创作了全景式展现2011年中国利比亚大撤侨行动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在他看来，文化特别是文学在我国的外交中有着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何建明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国家实力、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我们在西方国家中的形象地位与我们当前的经济实力远远不相匹配，也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不相匹配。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和交往，常常是通过彼此阅读和熟悉文学作品开始的。国家之间的文学作品传播和作家之间的交流交往，是世界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的情感交流与和睦，文学往往可以起到比纯粹的外交活动更有效的作用。现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更迫切，同时与我国的利益纷争也越来越多，因此加强外交工作中的文化与文学输出可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推动文学“走出去”、把文学作为国际交往的重要渠道，

刘奇葆在全国两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会议上强调

把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华春雨) 全国两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会议2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宣传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容和实践要求，充分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实际行动，把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刘奇葆说，这次两会新闻宣传主题突出、基调昂扬、内容丰富、文风清新、亮点频频、出新出彩，会议报道生动深入，配合性报道有声有色，热点引导及时有力，网上

宣传形成规模声势，报道形式和宣传手法有创新，媒体服务规范有效，反映了会议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良好风貌，为两会胜利召开营造了庄重热烈的舆论氛围。

刘奇葆指出，要在前一段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宣传好阐释好两会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朝着党的十八大和两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努力奋进。要把两会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总结好，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形成有效工作机制，自觉运用到日常报道之中。要健康深入地推进文风改进工作，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会议。中央宣传文化系统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本报讯 3月20日，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2013·广西)开班仪式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张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咏梅出席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培训领导小组副组长白描主持。

张健在讲话中说，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党的十八大关于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要求，落实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精神，中国作协认真总结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经验，决定实施为期5年的少数民族文学扶持工程，加大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力度，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为少数民族作家施展才华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中国作协党组决定，自2013年起，鲁迅文学院为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份专门举办“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每年8期，连续举办5年。本次在广西举办的第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作为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计划的开篇之举，宣告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扶持工程的正式启动，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张健说，广西作协的500多名少数民族会员，涵盖了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仡佬、水等11个世居民族以及满、蒙古、土家、畲等散居民族。广西文学创作土壤深厚，创作成绩斐然。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可以使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少数民族作家紧贴时代、开阔视野、深入生活，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真实描绘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生动地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生活、精神风貌和思想情感，有着直接的帮助和重要的意义。鲁迅文学院确立了“树立责任意识，提升服务意识，营造和谐气氛，促进民族团结”的理念，将本次培训班的教学内容划为“国情时政”、“文学态势”、“创作知识和技巧”、“作家的素质与培养”等部分，同时安排了研讨、交流和社会实践。张健希望学员们夯实创作基础，保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在学习过程中深入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注重把握当前文学的发展趋势和文学现状，增强自己的时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创作出更多适应时代要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文学作品，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蒙飞(壮族)、杨剑华(瑶族)、莫景春(毛南族)作为学员代表在开班仪式上发言，表达了参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兴奋之情和努力学习的决心。

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广西作协常务副主席严风华、广西文学院院长冯艺等参加开班仪式。据悉，本期培训班为期22天，共有来自广西各地的40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培训。(王 觅)

王蒙谈新书《这边风景》——

“生活本身是没有空白的”

本报讯 小说《这边风景》是王蒙1974年至1978年间在新疆创作完成的，由于种种原因，作品直到近期才被重新梳理并将在今年5月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3月20日，王蒙做客“腾讯书院”，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当年的生活与创作经历。

1963年起，王蒙开始了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在这里，王蒙不仅经历了自己的政治低谷，更从一个青年人成长为“四十不惑”的中年人。在谈到小说创作的起源时，王蒙特别提到了妻子对自己的督促。他说：“当时我已经40岁了，我想我不能再等了，我等不起了。”对于《这边风景》的创作，王蒙坦言，小说创作时自己正值“盛年”，其中细节之丰富、手法之生动，令今日的自己都感到讶异。

王蒙向读者介绍，《这边风景》是自己真正与新疆农民同生活、同呼吸所产生的作品，小说中描写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新疆地区所发生的趣事，在这里，各族人民互相欣赏，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同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生活有时变得很荒谬，然而正是这样的生活，才催生了作家写作的愿望和动力。王蒙强调，小说创作虽在“文革”背景下，但自己却始终坚持不写教条、不写口号，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也正是这种既规矩又细腻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自己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文学空白。他说，“生活本身是没有空白的”，“虽然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但同时，生活也会淡化政治、解构政治”。(行 超)

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

本报讯 3月20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杨柳、孔令燕获得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何启治等6人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于砚章、王建国等17人获“当代文学编辑特殊贡献奖”。陈忠实、屠岸等为获奖编辑颁奖。

“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是由陈忠实提议、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认真研究后设立的奖项。该奖项两年评选一次，由陈忠实出资提供奖金，奖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个人，以鼓励当代文学编辑的工作热情。

陈忠实在颁奖仪式上表示，文学编辑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编辑是一件非常意义同时也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披沙拣金地辛苦劳作，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每一部好作品的面世和成功发行，都有一个或几个编辑巨大的功劳。这些文学编辑们慧眼识珠、催生精品，留下了很多文坛佳话。应该说，如果没有好的文学编辑就很难有好的文学作品。回顾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发现很多时候尤其在关键的当口，都有让人敬重的文学编辑的扶持与帮助。因此，他希望这个奖一届届办下去，一届比一届精彩。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表示，“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得名于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而“白鹿”在民间是吉祥的象征，以此期盼当代文学的创作越来越好。

(行 超)



4月6日至10日，英国空动剧团剧作《消失的地平线》将登陆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该剧根据英国女飞行员马卡姆所著的《夜航西飞》改编，以一种温情脉脉却不失深沉厚重的方式慢慢展开叙述，讲述几位女飞行员摆脱生命羁绊，飞上蓝天，用无畏勇气探求人生意义的故事。

空动剧团以高度可视化的风格和对道具的巧妙使用而著称于英国新锐戏剧界。在《消失的地平线》的舞台上，散落在舞台四处的皮箱、木偶、地图与纸飞机等各种道具，结合创意无限的灯光投影，灵活地突破了表演空间的限制。而电影蒙太奇手法的借鉴使用，更使得观众可以身临其境，而思绪却在天空与大地、现实与想象中灵活穿越。

(欣 闻)

文学的『中国梦』

□木弓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莫言的“故事说”很值得我们多想想。他把讲故事当做自己的文学理想，看上去并不豪迈，也不怎么激动人心，甚至会让人觉得只是讲了一句大实话。其实，很多时候，大实话就讲到根儿上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说“讲到根儿”的大实话。从莫言创作的强项看，他的“故事”应该是指小说故事，也就是我们叙事文学中的虚构故事。一个小说家，看家本事就是虚构，并以虚构艺术的独特表达讲述故事。“虚构”是作家的本事，也是小说的本性。莫言说自己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本分、务实又到位。

一个国家的文学实力和原创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看一个国家文学的“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当然，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是诗歌和散文。不过，明清以来，小说却异军突起，发展速度超过了传统的文学样式，建构了中国叙事文学特有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的叙事文学与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运血脉相连，在表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中不断进步、不断成熟，显示中国叙事文学巨大的“虚构”和“想象”的原创力量。这是几代中国作家努力创造的结果。

今天，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但文化的发展却更趋向多样化。每一个发展中的民族，都可能以自己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文化在世界变化调整的格局中争取话语权，在人类文明进步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谓软实力竞争，就是文化要有竞争力。中国文化要提高软实力，要在世界性的文化竞争中争取主动，文学的原创作用就必然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叙事文学将会在其中担任最重要的攻坚角色。过去，中国文学曾经以伟大精美的叙事作品，在世界文学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中国文学更有理由也更有能力支持中国文化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故事”说思想内涵可能非常丰富。

远大的文学理想，其实始于一个又一个的文学虚构“故事”。走向世界，也靠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文学虚构“故事”。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故事，正是文学精神和力量所在，是文学的文化贡献所在。当这些故事成为凝聚起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的“中国故事”，不也是文学的“中国梦”所在吗？写好一个又一个让世界读明白的“中国故事”，就是文学的“中国梦”。